

本能衝動與文明限制無解的對抗

——評《馬》的劇作與演出

《馬》（Equus，亦譯為《戀馬狂》），是英國作家彼得·謝菲爾（Peter Shaffer）寫於四十年前的名作，也是當年英、美劇場最賣座的劇碼之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末，《馬》曾先後由香港話劇團、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搬上香港舞台，表現不俗。今年五、六月，新成立的神戲劇場、映藝劇團，以嚴整的演員陣容、形神兼備的精彩表演，精當蘊藉的導演處理，將《馬》重新推上香港舞台，在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連演二十餘場。演出令人震撼又感人肺腑，讓人一窺香港商業劇場與實驗劇場有機融合所能達到的新高度。

文：林克歡 圖：神戲劇場提供



十七歲少年阿倫，在第一次性行為受到干擾的驚慌與狂亂中，接連戳瞎了馬廄裡六匹馬的眼睛。受到極大震驚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法官，將他移送到精神科醫生馬田的診所。在一次次心理治療的過程中，阿倫從對抗到合作，逐漸向醫生（也向觀眾）呈露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阿倫生活在一個遠離社會群體的半封閉環境中，母親史多麗是一位虔誠而癡頑的基督教徒。阿倫除了飽受宗教——大眾性妄想的薰染外，愛馬如「神」，孤獨地與他心目中的神相對。

馬，既是一道屏障，又是一道高牆。既是他精神的寄託，又阻隔了他與所屬環境/社會的聯繫。更為複雜的是，青春朦朧覺醒的少年潛意識中在馬身上尋找到替代性的性滿足。而當真正的性滿足受到阻礙時，他的原始本能衝動，便在最盲目的破壞性狂亂中釋放出來……

劇作高妙之處在於，劇作家其意不在向觀眾提供一個奇特的精神分裂案例。他無意以文明（正常）社會的角度，將阿倫僅僅當成一個嚴重失常的精神病患者，也無意將狂野的本能衝動當成反文明（反社會）的英雄行為。而是在與精神科醫生馬田的對比中，呈現本能慾望與文明限制之間無可避免又無法和解的對抗，進而質詢何為文明？何為野莽？何為正常？何為反常？

出色的整體表現

毋庸諱言，《馬》的高上座率，一定程度上是由影帝黃秋生和青年歌手張敬軒的轟動效應所致。但實質而論，演出深厚的內蘊與藝術感染力，不來自個別演員出神入化的表演，不來自目迷五色的高科技舞台技術，而是由演員、導演、編舞、佈景設計、燈光、化妝、服裝……凝成一個藝術整體，由一個卓越的團隊集體創造出來的。

由黃秋生扮演的精神科醫生馬田和由張敬軒扮演的



手戲。一中實持重，察隱見微；一旁行斜出，狂野無歸。一始終佔據舞台中心而不無自嘲；一不斷在舞台四周奔突遊竄，駭目驚心；強烈的對比形成貫串全劇的舞台張力。

其實作為舞台劇演員，張敬軒的演技仍嫌稚嫩、青涩。他的表演令人信服之處，在於他的真誠，在於全身心地投入。舉手投足，全無造作的舞台腔，更無顧盼自憐的自戀情結。他的青春氣質，他那疑信兼具的警覺與坦蕩，他瘦小軀體所負載的巨大能量，令人信服地形塑了一個尚未成熟、也尚未被文明馴化的迷亂而又生力勃發的少年形象。

陳永泉飾演的史先生，伍潔茵飾演的史太太，戲份不多，難度極大。在一個非寫實的廊柱裝置中，其表演全無依託，僅僅依靠對規定情景的體認與對特定人物關係的深入體驗，借助表情、聲音、細微的身體動作設計，活靈活現地塑造了一位低能、壓抑、處境尷尬



阿倫，一老一少，在劇中有不少扣人心弦的對

峙的父親與一位對兒子溺愛無度又極欲洗脫罪責的母親。

六位扮演馬匹的年輕舞者，朝氣蓬勃，熱情奔放。難得在一台演出中，能吸引這麼多健美、帥氣、又各具個性的群舞演員參加。在此次演出中，他們不是偶一露臉的陪襯。他們始終都在台上。導演甄詠蓓和形體指導陳敏兒，將馬隊變成一個獨立存在的戲劇層面，不僅將阿倫狂野不羈的精神迷亂外化，也將其上升為全劇思想的概括性形象。

導演處理：從容不迫、寬裕大度

甄詠蓓是一位表、導俱佳的資深戲劇家。早在《仲夏夜之夢》、《廁客浮士德》、《野豬》、《阿Q後傳》等劇中，已顯露出學而漸巧、雅俗相勝的導演才華。只是這一次，顯得更為從容不迫、寬裕大度。

導演與編劇最大的不同在於，劇作家可以獨自在燈下凝思，導演卻必須面對一大群門類不同、個性迥異的藝術家。導演藝術的綜合特性是建立在不同個體相互影響、相互磨合的合作機制上。甄詠蓓能讓功夫老道的資深演員與戲劇舞台新手各逞勝場，又在導演構

思的統領下，形成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藝術整體，實屬不易。

另一個重要成就是，她十分尊重原著，又以從現代舞脫胎出來的馬舞，代替歌隊，以鮮明的視覺形象，凸顯本能釋放的衝擊力量與文化意義。但她並不以自己的見解，強行改變原作的結構與思想內涵。全劇自始至終，本能衝擊與文明限制無解的對抗，一直讓觀眾心存惑感。馬田作為一位治病救人的醫生，一再從病患（阿倫）身上窺見自己失落了對自然的敬畏與內在的激情。在某種程度上他甚至妒忌阿倫，妒忌阿倫身上那酣暢淋漓、未被文明銷蝕的原始生命力。可以設想，馬田或許會醫好阿倫，讓阿倫成為一個「正常人」，重返社會。然而，這正是馬田和我們共同的困惑。文明並不是社會與人性完善的同義詞。一如佛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書中所指出的，狂野生命力的奔突與釋放，正是人類一種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屬性。人類能否在自然與人性的黑暗中，打撈出最深奧的生存真理，至今無人知曉。這正是全劇末尾那個長長的停頓，對觀眾的思緒與情感所構成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強烈衝擊。

澳門藝術節上的《舞》

文：蕭威廉

藝術是甚麼？她包羅萬象從無定式，但藝術史上最常見乃至最經典的失敗例子，都是從理論或概念出發的創作，但在感性上虛假低下的成品。

儘管看「後現代舞蹈」的發軔者之一，Yvonne Rainer 在 1965 年發表的《舞宣言》（No Manifests），用No來宣布否定式的「非」甚麼：非奇觀的、非炫技、非變形、非戲法與偽裝、非魅力、非英雄或反英雄形象、非牽涉表演者或觀眾者、非陣營、非動人與感動的！這種種的概括論述，十足反叛人類藝術表演一切外在元素的狂傲口吻，真是足以讓人讀來字字觸目驚心，繼而對其信口開河抱以輕蔑的好奇。

今年的澳門藝術節上演的《舞》，正是美國後現代舞蹈的當家花旦之一，Lucinda Childs 的編舞作品，而音樂的創作者，更是一代簡約主義的開山鼻祖 Philip Glass。是以，這原本足以令人相信《舞》將是澳門藝術節的一個巨大亮點。當真實的上演後卻令人猝不及防的大打了一個長長的OMG呵欠——！

整個作品分三部分，「Dance I」開始，穿着白色長衣長褲的男女舞者，用一種活動筋骨的方式雙雙對對從台左跳向右側，跳完三對後再從右側跳回左側。周而復始，跳過來再跳過去，跳過去再跳過來，這樣單調的動作方式已經要命，更要命的是 Philip Glass 的無窮迴轉音樂也是在重複兜圈，兩下裡的單調通力合謀，我心裡暗叫不妙，果不其然，很快便墮入了烏有鄉，從後現代舞轉頻道接通周公，一片漆黑的熟睡，拒絕任何音響或舞動形式。

音樂靜止時我醒來，「Dance I」剛歇下，隨



■《舞》
攝影：Sally Cohn

即開始了「Dance II」，由群舞換成獨舞，比方才的「柴娃娃」式簡單跳動（面向觀眾，跳起時在空中雙手雙腿自然下垂，同時略向一側移動，大約跳四下連走步便完成一次過台）多了一份舞蹈風味，但是又減少了一份兒童遊樂場的自由率性氣氛。只見一位面無表情的同樣白衣褲女子在台上略加盤旋曲腿來回打圈舞動——如果這也算舞的話，實際她的身體動作比中國推行的小學生廣播體操還要簡單和乏味，不過台口上適時加了一張巨幔，投影了 Sol Lewitt 預先錄影的同一舞蹈，總算給光禿禿的舞台增加了一些光影效果。但這種效果也是無趣的，巨大的投影與台上的舞蹈不僅相似，而且同樣「非動人非魅力」地平淡無味。我想真正的藝術不論其形式如何，必能引領觀眾超越平凡枯燥的生活，得到精神上的一種

會意；而那些打着各種旗號口號的莫名其妙的沉悶成品，一概都是偽藝術劣品，因為它們在精神層面上是「死氣沉沉」的。

Philip Glass 的音樂，充滿一種亢奮的明亮昂進，有種沛然不可御的氣度，他的音樂序列用在刻畫科技時代的人類社會真是再準確也沒有了，但是拿來做舞蹈音樂，卻是缺乏自知之明的盲目探險了。作為一代宗師，他的這種失策尤其令人扼腕。

至於 Lucinda Childs 的《舞》，她只是做到為反而反，把任何舞蹈的舊有元素都拆除了，但是並沒有建立新的哪怕一種可觀元素，於是《舞》就成了作繭自縛的初始級舞蹈了。這種革新讓舞蹈員們省事了，但觀眾們呢？不樂意了，現場離去的觀眾有七、八撥。



■Lucinda Childs
攝影：Cameron Wittig

精彩放送

多國原生態藝術表演 七月登陸貴陽

今年夏天，外地遊客來到貴州貴陽，不僅可以感受到無與倫比的涼爽氣候，更可以欣賞多國原生態藝術的魅力。7月4日至8月3日，「爽爽的貴陽·原生態音樂之夏」演出季將在貴陽舉辦，將有40多家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原生態表演團隊、70餘個魅力獨特的節目在貴陽上演。

據了解，這些演出團隊來自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區，以及國內的18個省份。根據表演形式及審美側重不同，這些節目被分為展現侗族人民「百叢百藥」侗族大歌為主的《侗歌聲聲》，匯聚多個國家和民族原生態藝術經典的《八面來風》，包括國內多省市原生態歌舞、美國、墨西哥等國的鄉村音樂、原住民舞蹈在內的《山花爛漫》，薈萃了東南西北的精彩民歌、鼓樂和小調的《南腔北韻》，以及展現不同地域的眾多民族、璀璨而多姿多彩的歌聲舞藝《大美原音》。

貴州省文化廳廳長許明介紹，舉辦此次活動，旨在以國際視野重新觀照審美貴州原生態音樂舞蹈，並與國內國際的原生態音樂舞蹈同台競演展示，希望在貴陽營建一個原生態歌舞交流、展示的「國際平台」。

為喚醒民眾對人類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珍視，除上述節目外，貴州還將舉辦原生態音樂文化相關論壇，並組織各參演團隊廣泛開展進廣場、進社區、進校園、進軍營、進苗鄉等文化交流及惠民活動。

按照貴州省文化廳計劃，今年將是活動營運的首年，未來依托貴州豐富的原生態文化資源，通過3至5年的持續推廣，不斷擴大活動參與面和影響力，實現「主流認同、國際參與、全球傳播」的公益性文化品牌塑造，以此推動貴州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傳承、交流和創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曉寧 尹博 貴陽報道